

编号: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九三九年

中 央 档 案 馆

辽 宁 省 档 案 馆

吉 林 省 档 案 馆

黑 龙 江 省 档 案 馆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九三九年

中 央 档 案 馆

辽 宁 省 档 案 馆

吉 林 省 档 案 馆

黑 龙 江 省 档 案 馆

编 辑 说 明

一、为了满足党史、革命史和现代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编辑这部文集，作馆存本，供内部使用。

二、本文集编入的是中央档案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所保存的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团体和军队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档案资料，均按原件刊印。其中，凡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均在标题上加△号以示区别。

三、编入本文集的档案资料，均保持其历史面貌，编者仅对十分明显的别字、重字、掉字、颠倒字作了若干订正；对明显的错字、漏字，将其正字改加于后，并加〔 〕以示区别；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字，以×代替；原件上的缺损字，以□代替；个别需要说明的，另加注释。

四、凡由编者加拟或改过的标题、副题，均加

*号标明；但对原文标题中的机关不确切的简称进行修改者（如“省委”改为“中共满洲省委”）不再加注。

五、本文集以党的组织机构为基础，分级编排（群团的文件排在同级党的文件之后；军队的文件单独编排）。在同一组织机构内，按时间顺序排列。

六、由于缺乏经验，文集在编辑和考证方面都难免有缺点和错误，尚希识者指正。

目 录

张兰生、金策给徐泽民的信

——关于正确对待和做好山林队、红枪会、“满”军警工作及组织群众工作等问题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 (1)

张兰生、金策给李发等人的信

——关于整顿军纪与部队行动方向问题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 (11)

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关于成立第三路军的通电及通告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日) (13)

张寿箴就职誓词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日) (17)

周庶范等给北省及三军军部的信

——关于清理队内奸细情况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21)

张兰生、任永富为鼓励反正抗日给李俊峰的信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25)

周保中给王效明等人的指示信

——关于整顿七军及干部调配等问题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27)

周保中关于展开部队活动给黄玉清等同志的指示信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33)

周保中关于七军整顿问题给李益平的信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37)

周保中关于整顿七军及工作调动问题给崔石泉的信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39)

周保中为解决七军问题给郑鲁岩同志的信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41)

周保中关于七军发展问题给景乐亭同志的信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43)

周保中给王汝起等人的信

——为纠正王汝起生活作风问题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45)

周庶范等关于处决顾雪歧给北省及三军军部的信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49)

张寿箴关于北部部队活动情况给许亨植的信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51)

张寿箴关于巩固扩大抗日先锋队问题给刘景阳的信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61)
张寿箴给高禹民、夏振华等的信	
——关于西北部队反倾向斗争等情况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65)
东北抗联集团致辞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73)
季青关于部队活动情况给周保中的信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75)
金策给张寿箴的信	
——关于三、六军人选及下江、龙江等部队情况和远征军问题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77)
雨田关于部队驻防及给养等情况给司令的信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五日)	(93)
季青关于干部和服装问题给周保中的信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八日)	(95)
执行关于敌情及交通联络等事给刘星、季青的信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97)
张兰生的申明书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101)
金策关于组织群众援助西北先遣队及参加抗日军问	

题给麻成武等人的信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105)

金策关于督战及建立骑兵给张兰生、周庶范的指示信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107)

许亨植给周庶范的信

——关于干部调配及其团结的问题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113)

周保中给杨靖宇的信

——为与南满抗日队伍取得联络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119)

周保中委任季青为五军政季的通告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121)

周保中关于协调抗日队伍等事给九标的信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123)

周保中给汪雅臣的信

——为西征部队受挫得到十军体抚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127)

周保中给柴世荣的信

——关于季青任五军政季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131)

周保中关于二五军活动给柴世荣的信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133)

张寿篈关于目前形势和战斗任务给各独立部队的信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137)

周保中关于二军五师活动给陈翰章的信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159)

周保中为委派季青负责道南工作给李延平的信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161)

周保中关于派季青送补助金给九标队的信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163)

抗联三路军龙南指挥部为肃清日寇奸细告全体抗日战士及各界同胞书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165)

高吉良的声明书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169)

张寿篈给下江指挥解光海的训令(第2号)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73)

张寿篈给解光海的训令(第3号)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75)

张寿篈关于做好清洗后出狱人员及交通联络工作给马营长的信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177)
告龙江和北安省民众书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179)
龙江北部指挥部指挥冯治刚就职宣言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183)
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通令(第5号)	
——关于宣誓问题	
(一九三九年)	(185)
东北抗日军第九军的历史(张民富著)	
(一九三九年)	(189)
周保中给张镇华等人的信	
——关于敌我双方优劣分析及今后工作方针	
(一九三九年)	(219)
许亨植给三师七团的指示信	
——关于三师八团一连远征受损问题	
(一九三九年)	(231)
陈森关于部队给养问题给总司令的信	
(一九三九年)	(235)
陈森关于经济收支情况给总司令的信	
(一九三九年)	(237)
抗联第三军政治部告“满”军弟兄和长官书	

(一九三九年)	(239)
冯仲云关于汤东活动情况给张寿篈的信	
(一九三九年)	(241)
郭关于敌情和部队给养问题给××的信	
(一九三九年)	(245)
尚连生关于敌情及部队给养问题给司令部的报告	
(一九三九年)	(247)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办事处营业许可证	
(一九三九年)	(249)
秦振山关于作战情况给总司令的报告	
(一九三九年)	(251)
三路军总指挥部给许亨植等人的指示信	
——关于详细报告十二支队情况等问题	
(一九三九年)	(253)
张寿篈等人关于议决的几个紧急问题给省委的报告	
(一九三九年)	(255)
绍滨等人给冯、高主任的报告	
——关于赵尚志的错误及逮捕刘某问题	
(一九三九年)	(261)
周保中、赵尚志关于目前工作任务给绍林的指示信	
(一九三九年)	(265)

赵尚志关于调张寿箴、金策等人来总部参加会议的命令

(一九三九年) (267)

×××关于人员活动情况及经济问题给总司令部的便条

(一九三九年) (269)

张寿箴关于部队的活动情况及经费使用问题给金策的信

(一九三九年) (271)

陈雷关于游击队经济要求问题给总司令同志的信

(一九三九年) (273)

张文廉关于自己错误的检查及对许亨植提出意见的信

(一九三九年) (275)

陈森关于了解叛徒击毙我同志的详情给总司令同志的信

(一九三九年) (277)

冯仲云关于五团的活动安排给兰生等人的指示信

(一九三九年) (279)

郭关于部队给养问题给××的信

(一九三九年) (283)

张寿箴等人给侯启刚的信

——关于其非党行动及政治路线错误的分析

(一九三九年) (285)

×××给各军及游击部队负责同志信

——关于反对日贼奸细侦探组织的阴谋破坏问题

(一九三九年) (297)

张兰生、金策给徐泽民的信

——关于正确对待和做好山林队、红枪会、
“满”军警工作及组织群众工作等问题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

徐参谋泽民同志：

亲爱的泽民同志！我们的刘同志昨才到的，天天所盼望的你的信件都已读阅了。你曾在丰乐镇邮来的给我和卫民的信接到了一次后，到今日一次也没接到，报的事情更不知，我拟今后设法取来看。特别我惦念是你的欠佳，应当很快周旋治疗，决不可延迟，因为主要管〔关〕连着实际革命工作利害。

泽民同志！最可怕的第二次世界强盗战争，于九月一日在资本主义世界上已经正式暴〔爆〕发了，德国希特拉〔勒〕藉以但泽收回问题而向波兰宣战了，同时假仁假义的英法帝国主义以维持和平而援波为口实，无耻的向德国宣战了，造成了世界

人类面前的大事变。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尤其是德波英法等参战国家的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和一切爱护和平的人民，以及英法德一切殖民地民族，应立刻联合起来以进行革命战争反对强盗战争，才能脱出这一空前的战祸，才能从这个战祸中脱出来获得完全的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目前，中国全民对日总〔抗〕战，已经成为反法西斯蒂、反战的极大因素。我希你应当详细的参看与转传中央政府的通讯，因为该通信〔讯〕条条无虚，句句属实，你应多抄出来广泛的宣传。最近可能又来通讯，希等候。

你信里提到补充师的问题，我认为你对交的宽、访贤、扫北及李发认识不正确，这是我军在西方联合那些义勇军方面，你在该处工作责任上都是有害的。你也常说反对“左”倾关门主义，但是你亦犯着这个倾向的错误。我现在深切的要求你应当而且必须立即纠正这种观念而正确运用中共中央路线，是最重要的根本责任。当然我们的李师长发同志是薄弱而幼稚的，在民族意识上、觉悟方面当然是不够资格，但是你知道司令部主要并不根据他之程度，而主要根据他的反日的历史和社会关系来所

决定的师长职责。你也知道我们的李海青同志，是过去江省尤其肇州一带人民的抗日领袖，他的关系是很有基础的，我们的李师长的工作和李海青的旧关系决不能分离开。虽然他有许多的缺点，可是我们不当异视他，我们正应当利用他的社会关系来继续李海青同志的伟业，造成以更〔有〕保障的抗日战地。这是在革命工作上有利益的，同时军部决定李发担负师长，是正确的。

我们理解西方抗日山林队的活动情形。当然除了极少数人愿意抗日外，大多数是为发财而干的，或者是吸大烟等复杂和各种劣根不可胜数，可是我们认清他存在一天，他有一天的作用，若是他遇着寇军时，毫无疑问的他们的枪头是对外的。中日矛盾是超过一切矛盾的，那么现在他们的枪头对外的范围内，能够成为我们同路者，成为我们的友军，决不能异视他们，不相信他们。你应当了解他们对民众关系恶劣，纪律不好，领导不好等，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绝对不是人家事情。我们是统一战线的主张者与支持者，我们不能是等待人家来和我们联合，更不能等待人家改正好了后，纪律好了后，和民众关系改善好了后，我们〔才〕允许他们

联合，共同去打日本，难道这不是“左”倾关门主义的观点吗？光相信自己不相信他们，结果必然的把抗日武装力量造成涣散。我听说那些山林队很多人愿意学唱歌，听讲话，愿意改善民众关系，纪律也较前好些，难道这没有希望吗？光是我们革命的清谈是无用的，我们耐苦的耐烦的逐渐逐渐的领导他们、教育他们，使他们很快的接近抗日的真正门路，而决不能使他们置之视外。你应当认识三军补充师及李发各部队，既不是人家在军队组织系统上已经归入到抗日联军——第三军系统里，你更应当振肩自动担负起领导与帮助责任，而决不能〔有〕卸却的态度，希即改正，更以热心的帮助与指导他们，使他们走向抗日的正轨是你应有的责任。若不然的话，仍然固执你旧的观念而放弃〔对〕他们的克〔刻〕苦的领导的话，那么这部分队伍是没有希望前途。正因为这个缘故，前次军部及北满抗日救国总会所写给你的指示信，是在整个西方抗日运动之总指南，〔要〕耐苦的为实现这个指示信，适当的运用目前当地的具体环境去而奋斗。

关于发动与领导江沿红枪会的问题，非常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当体会他们的落后性，他们的旧传